

一个有关“二模”的故事及思考

□章启群

4月,中国大陆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们,就进入了高考的冲刺阶段。首先是“一模”,然后是“二模”,接下来就是高考了。“一模”、“二模”对于高考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说,在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在高考前就要填写报考志愿,唯一的依据就是这两次模拟考试。对于考生如此重要的模拟考试,试题应该都是比较严格、科学,而更重要的,它又是一次“仿真高考”。因此,有些事情说起来就特别令人意味深长。

2009年我的孩子参加北京市高考。那年海淀区“二模”的语文试卷第Ⅱ卷第四大题是:“本大题共3小题,共10分。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4至16题。”就是通常的“阅读理解”题。试卷选择的关于长城审美的一段文字,出自杨辛、甘霖著的《美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篇文字原是杨辛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题为《关于长城的美学思考》,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后来被收入《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先生在他们的《美学原理》再版时,将其补入书中,该页书下就有脚注,说明文字的出处。因此,我是这段文字的作者之一,是毫无疑问的。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有那么点诡诞了。

我把这个情况简单与孩子说了,并把刊发原文的那期《北京大学学报》给她看了,之后,孩子说让我来做做这道题。还好,3个小题我对了两个,只错了一个。错的原因是:“不符合文意。”虽然是作为作者之一,我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不一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关于这段文意,可以和读者一起讨论。

试卷第16小题:
下列描写长城的诗句与文中所介



绍的长城特点不相符的一项是(3分)

A.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明末清初·顾炎武《八达岭长城古诗咏》)

B. 岭坂回树郁都盘,长城如带雾中看。(清·丁澎《度岭见长城》)

C.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清·康有为《登万里长城》)

D. 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唐·李益《登长城》)

我选择的是A,而标准答案是D。

由于原文太长,不能全部录入,我只能简单说我选择的理由。原文共5个自然段,第1、2两段是概括长城的审美总特点,认为长城是真正的“大地艺术”。第3自然段是说东部长城,第4自然段是说西部长城,第5自然段简单描述了四季长城的景观特征。总之,

原文没有任何地方描写居庸关长城。因此,我选择A。

标准答案选择D的理由是,李益诗所表达的愁云惨淡的凄凉景象,与文意不符。然而,我们可以录入原文的一小段文字,让读者鉴别一下。

西部的长城大多坐落于戈壁大漠之中。由于缺少砖石材料,这里的长城基本上都用黄土夹以柳条夯筑而成。这种上夯的城墙却与沙漠和戈壁的色调融为一体。西出敦煌80公里的戈壁之中,留有玉门关遗址。还有距敦煌70公里的阳关遗址,仅残存一座烽火台。可是,在四周无尽的戈壁之中,这两座颗粒似的建筑,不但没有因它们体积的微小而为大漠的苍茫所淹没,反而突兀地矗立在滚滚黄尘和砂石之上,宛如铁骨凌空。它们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限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

到大学以后,尤其是那些高考以高分进入“985工程”、“211工程”大学的学生,仍然延续着他们在中学的学习习惯,继续把学习的兴奋点放在考试上。而对于大学学习和进入真正的学术、科学研究,他们不仅不得法,也缺少热情和兴趣。

展示出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永恒感。

一个稍具文学欣赏能力的人应该会作出很明确的判断,这段文字所体现的思想、情感不仅具有伤今吊古的情怀,而且还展示了一种苍凉之美的鉴赏趣味,这与李益的诗意是非常接近的。相反,顾炎武诗中描写的居庸关,在整段文字中没有丝毫提及,选择A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因此,很多考生几乎都在这一题上失手丢分。

关于这个题答案的对和错,我的意见大概如此。也谨于此求教于大方之家。

此外,题中把“明末清初·顾炎武”与“清·康有为”并列,大概不妥,因为康有为死于1927年,大清帝国已经灭亡16年了。

然而,我所想的还不仅仅是一道题的对与错的问题。我是很偶然地接触

这些试卷的,但是从这一偶然之中,我想到很多现象:为什么中学生对于高考如此反感?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们的语文教育方式,甚至由此对于文学由爱好转变为讨厌?

毋庸置疑,“二模”试卷的出题人至少是海淀区中学语文教学的骨干,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对于文学的鉴赏能力和水平。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难题呢?这里面有一个出题者的思路——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这道题中,他们设置了一个陷阱:把按照正常的思维去选择的答案故意设计为错。而他们设计的正确答案则几乎是毫无理由,只有作反正常思维方式的思考才有可能选择。实质上,他们就是试图引导考生摆脱正常的思维,而去反常地选择、思考。这样的出题思维因此至少会有下列结果:第一,任何考生都对于答案的正确与错误毫无把握;第二,答案实质上与知识无关,可能只是与一种“技术”,即只能应付高考的考试技巧有关。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稍作推论。首先,一个深谙考试技巧的考生对于这样的题型会如鱼得水,也许他们的知识水准非常一般。其次,一个爱好文学并有着广泛阅读的考生,可能会一头雾水,输得很惨。于是,他们会对这种考试不服气、厌恶,甚至深恶痛绝。可见,这样的考试试题也有获益者,就是那些掌握考试技巧的学生,而摧残的则是那些真正具有文学爱好而没有深谙这种考试技巧的人。然而,归根结底,那些所谓获益者,即那些“会考试”的学生,也是更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在整个中学阶段大概只学会了考试技巧,此外什么都没有,本质上是一个被考试技巧阉割的受教育者。

中学教育的这个导向,现在已经在

大学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到大学以后,尤其是那些高考以高分进入“985工程”、“211工程”大学的学生,仍然延续着他们在中学的学习惯性,继续把学习的兴奋点放在考试上。而对于大学学习和进入真正的学术、科学研究,他们不仅不得法,也缺少热情和兴趣。这种灾难性的现象仍然在不可遏止地蔓延,以至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在他的博文中对考生大声疾呼:“不要吊死在分数一棵树上!”

从一张“二模”试卷说到这么严重的教育问题,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也许我是杞人忧天。然而,中国教育所呈现的灾难性现状,高考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人们至今仍然漫不经心,将来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



大讲堂

纪宝成:警惕职能错位 坚守大学使命



纪宝成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做客“江苏大学发展论坛”,就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

在报告中,纪宝成强调,高校办学要避免“职能错位”,坚守大学使命,把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第一职责。

“对大学使命的认识经常犯糊涂”

谈起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使命的认识问题,纪宝成用“看上去好像很清楚,实际上经常犯糊涂”一句话进行了形象的概括。他解释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当代大学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这对于高校的管理者来说是基本常识,也是社会上耳熟能详的问题。但是受利益的影响,不少学校却常常被社会上一些错误的舆论和导向冲昏头脑,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犯糊涂、走弯路。

“前一时期,一些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倾向就是很好的例证。”纪宝成举例说,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教育市场化浪潮中,有些学校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如何办好校办企业、如何赚钱上,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自然就被冲淡。还有些教授也无法安心教学和科研,夹着皮包穿梭在各个公司中间,俨然成了一心向钱看的“老板”。纪宝成认为这完全是迷信市场经济,走火入魔的

一种表现,也是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学不是研究院,也不是企业研发中心”

纪宝成认为,随着国家坚持教育公益性决策的不断明确,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论调已经渐渐没有了市场。但是,当前不少高校中存在的大大学职能错位现象仍然值得警惕。高校本应以育人为本,然而“重科研、轻教学、轻基础研究、轻人才培养”却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此,纪宝成指出:“这跟社会上对大学的评价方式有直接关系。”现在,社会上评价一个学校,总是喜欢简单地同一年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发明专利、对当地政府有多大的经济贡献等等一些短期的量化指标,由此,一些学校在怎样自我评价上也犯了糊涂,心态浮躁、急功近利的做法自然就有了市场。

“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把培养人才作为高等学校的第一职责。”纪宝成引用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大学不是科学院,也不是企业的研发中心,必须在人才培养是大学第一使命的认识问题上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否则,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不上去,科研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是好大学。

“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是空洞口号”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纪宝成指出,我国高校作为社会主义高校,坚持并把握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简单地在大会上喊喊口号、在文件的开头、结尾唱唱高调的做法是绝对不行的。

纪宝成认为,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机构,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重要理论成果的研究上走在前列,并充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导师生。这是当前大学在育人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重大课题,而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霍建伟 张明平/整理)

大学档案



西电记忆

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通信学校

□赵志安 王志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的我党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学校八十年栉风沐雨、新世纪砥砺前行,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格,铸就了“勤奋、文明、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2011年金秋时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喜迎建校80周年。为此,本周刊推出“西电记忆”栏目,希望通过珍贵的历史片段,重温西电发展史上那些历久弥新的珍贵记忆。

实在睡不成,有的学员就起来在院子里跑步,或者背电码。尽管这样,第二天还是照样抖擞精神上课。

那时,学员的饮食也是比较差的。粮食限量,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菜金(包括油盐)两分。由于缺油少盐,常常是白水煮南瓜,里边放一点盐巴。到了1934年,粮食供应更加困难。不少同志吃不饱,就采取分配包干的办法,每人用一片小蒲草包蒸米饭,包上挂上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还十分注意节约。月底得分1角或几分“伙食尾子”的时候,党团员们总是立即交两枚铜元的党费、团费,再交一枚铜元的“互济会”会费,剩下的就买牙粉、牙刷和针线,有的则买2两麻搓绳子打草鞋。

最困难的还是教学用品的缺乏。没有纸张,就用当地的竹子自己造毛边纸用。油印教材缺少蜡纸,校长刘光甫想了个好办法,把毛边纸放到大米汤里过一下,晾干后当蜡纸用,还真解决了大问题,每张“土蜡纸”能印不少份。抄报用的铅笔,是最基本的学习用品,但当时很难搞到。每个班都专门开会讨论,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办法。一支铅笔用到只剩下二三公分还舍不得扔掉,用两片竹片夹着铅笔头,用线绳拴牢继续使用。每个学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支较好的铅笔。大家从书上看到外国人从前把雁翎削成笔尖,蘸墨水写字。就学着用竹片或鹅翎削尖了做钢笔。如果有谁分到一个钢笔尖,那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用完了就赶紧擦一擦,不让他生锈,用坏了以后还舍不得扔掉,磨一磨再用。

建校初期,学校里只有一个电码练习器。练习器用的干电池没电了,又买不来,大家便用铁钉在电池底部打上几个小眼,把它装在灌有盐水的竹筒里泡着使用,一直到电池的锌皮完全被腐蚀掉为止。缺少电键,学员们使用自己的左手拇指当电键,练习发报。大家还克服了文化程度低等困难,顽强地坚持学习。

通信学校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每天要坚持8小时正课,早晨1小时早操,晚上两小时自习,都是集体活动。仅仅在饭后有一点儿自由活动时间。曾三政委每星期都要给学员们上政治课,讲红军的性质、任务、马列主义基础等革命道理,使大家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和肩上的责任。全校人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教员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乒乓球等。学校开晚会时,大家唱歌、猜谜语、讲故事,有时来个捉迷藏。每逢春节,学员就同驻地群众一道,敲锣打鼓,跳秧歌,热闹几天。那时候,参加学习的红军战士一心要学好本领打反动派,对于这样的文娛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学员们毕业后,都坚决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战斗岗位,有的上前线,有的留后方,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斗。第2期毕业的李白同志,在参加长征后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但他坚贞不屈,直到被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根据李白事迹改编的。李白同志不愧是通信战士的光辉代表,也是红军通校的光荣。



1931年军委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上课地点。